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第一百零四回 假班師分兵入峽 真救駕匹馬歸朝

素臣出營看時，見韋忠領著苗丁，沒命跑來，後面追殺的，卻是虎兒。素臣駭異，大笑進營。韋忠跑至營前，勒住馬匹。虎兒見韋忠勒馬營前，才知道自家兵將，各跳下馬，入營參見。素臣道：「你們怎不問明白，自相廝拚？」韋忠道：「撞著這位小將直殺上來，韋忠問他名姓，何處兵將，他說砍掉你驢頭，再合你說。韋忠性莽，本待交手，卻怕是爺的人，虛刺一槍，便不敢還兵，只望營裡跑來，並沒有廝殺的事。」素臣方始明白。問虎兒道：「你既砍掉他頭，又向誰說話？還是從前不問緣由，動手就打的性兒！他若與你一般莽性，放手殺傷，豈不誤事！以後切不可如此！」虎兒道：「我見是苗丁，才與他廝殺，不知道卻是自家人。以後不敢了！」

須臾，雲北亦至。素臣才打發乾珠兩將，分路而去。問著降苗，知岑濬、黃驥都投往大藤峽。因喚過奚勤、韋忠，吩咐如此如此，挑選親信苗丁十餘人，飽餐酒食，連夜去了。復令難兒、虎兒各與一丸易容丸，變了面色，令其姊弟稱呼，假作氣丐難人，混入峽中，潛赴山後，授與密計，隨後而去。傳令休兵三日，擇於二十四日班師。分寫書檄，差人赴各峽，飭知善後事宜及班師日期，並移檄知照府縣營兵。至於赤身峽，暫請神猿鎮撫，令奚奇等撤兵回營。彌峽仍著鬆紋夫婦鎮守。令張順至象州候令。次日，碧蓮、翠蓮回營繳令，碧蓮獻上思恩、向武、龍州三顆印信，稟道：「趙源妻岑氏，並岑濬妻一口，妾十口，子二名，媳二口，俱遵令監候岑猛到門，支給收管。韋祖首級，已號令城門。糧餉現運一半至營。」翠蓮稟道：「幹將軍已把石門折動，糧餉扣下一半，作工匠口糧工費。」

其餘都解在外。岑濬積年所擄人口，現在訪傳親屬給領。財寶無算，盡數解來，聽爺給賞。」素臣令軍政官登簿查收。二十三日日中，奚奇等到營繳令，稟知赤身峽已交代神猿，民心大定。傍晚，士豪到營繳令，稟知岑猛已到，交代明白。乾珠到營繳令，稟知石城已毀，子女均已結親，餘存糧餉，分散百姓。歡聲動地，都願恩父長生不老。素臣令：「把財物珠寶扣出東阿山莊運送糧草價值償還之外，餘下搭配起來，按著將士數目，均勻放賞，難兒已差出去的，存留在營，乾珠已管赤身峽事業，不復給賞，其餘俱各均霑。」將士們見主將絲毫不取，全數給賞他們，歡聲如雷。

次日五更，令乾珠回峽候旨，並授密計，與開星參酌而行。密令奚奇、葉豪、袁無敵、張大勇、李全忠、葉世雄、元彪、宦應龍，分領東兵五百，苗兵五百，俱扮作藥材客人，多僱江船，裝載一半糧草並軍器衣甲等物，陸續赴象州進發，候我船到發令。在船趕做草色衣甲二十三副，馬甲一副，不得遲誤。令士豪、韋杰為前隊，自己領錦囊、天絲、小驢、碧蓮、翠蓮為中軍，雲北、易彥為合後，分率桂林、蒼梧、右江等兵將，並新降苗將，奏凱而回。行至慶遠，吉於公、馬成龍、馬成虎接見，行至柳州，華如虎、華如蛟接見。俱著隨營候令。右江道馬文升稟見，稱頌道：「自八月十七日接見元帥，不過月餘，即收復三府十五峽，削除大難，更平田州土逆，去數十年蟠結之大患，何道而能致此？眾議紛紛，俱說元帥道法通神，到處驅役，變化不測；本道咕嚕小儒，拘墟之見，未能窺測，伏祈明示！」素臣大笑道：「弟非鬼物，何吾兄亦以為疑？因把設謀定計，約略言之。因附耳說道：「岑濬現逃潯州，投奔大狗，弟已差心腹密赴象州，復遣細作入峽內應。沿途露布，只說逆苗已平，放散兵卒，回京復旨。吾兄可向各官弁宣明此意，送弟入城。弟至前途，令士豪先行私赴象州，本兵破敵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則大狗、岑濬俱可擒也！但恐愚民無知，又指為鬼物耳！」文升大喜道：「侯、岑二酋，長為粵西世患，皆本道所屬，而力不能制，徒憂心如醉而已！若得並除藤賊，何幸如之！但此賊所據者，地險而不絕，力山、府江，巢穴不一，黨類極多，輾轉藏匿，搜剔匪易。冬寒將屆，倉廩空虛，府鎮俱受靳宦指使，專心掣肘，衣糧二字，尚須熟籌耳！」素臣道：「潯州天時暑熱，十月尚如中秋；弟破賊之期，大約不出旬日，寒衣尚可無慮，至糧餉，則未至田州以前，皆出弟已資，既出田州以後，皆資於賊。田州、丹良兩處之糧，除敷食用外，尚有一半，現運至此，煩吾兄歸足各屬常平，餘存為賑糶之用可也。」文升出位，拜伏於地道：「無帥蕩平大敵，功成反掌，已非思慮所及；而不費帑項，不勞官司，使百姓無供億之煩，而有賑糶之利，則尤屬曠古所無！文升自負，向擬師事元帥，友事三原、浮梁、華容諸君子；今恐執掃除之役，亦不堪矣！」素臣惶恐謙謝。向士豪討過糧冊，遞與文升道：「可與三原分領之。」又囑文升速委官去守慶遠。

文升應諾拜受。即傳知各衙門，文元帥凱旋進京，明日公席餞送。素臣次日辭別各官，將兩道兵留下。行至前途，密令士豪：「領兵前赴桂林，將桂兵亦盡數留下，只帶降卒數百，打我旗號，假作進京覆命，至湖廣界上駐紮。候我破敵回來，並將降卒放散，只率兩兵回京。」令雲北：「在中軍假作本帥，官員稟見，俱以病辭謝，不可洩漏！？是夜深更，即與錦囊、天絲、小驢、碧蓮、翠蓮、成龍、成虎、如虎、如蛟、韋杰、易彥，領著二十個飛卒，改裝出營，前赴象州。二十八日，到船與諸將相會。張順亦來叩見。候至天黑，令諸將抄向山南：「奚奇率如蛟、如虎領兵一百名，攻古營，葉豪率馬成龍、成虎領兵一百五十名，攻林峽，李全忠、葉世雄、韋杰領兵一百五十名，攻沙田，錦囊、天絲、小驢領兵一百五十名，攻石門，袁無敵、易彥領兵一百名，運糧接應，銜枚疾走，天明俱要趕到。賊所恃者，峽中高處可見數百里，官兵虛實，一目了然，得以預備。今聞我已班師，放散兵卒，必不準備。卒然見我兵一時忽集，必駭然惶惑，不敢出戰，惟以死守為主。藤峽滿山皆藤，糾葛處俱積巨石，官兵欲上，即割藤下石，俱被壓死，復發毒弩藥鏢，中者立斃；必須如此，方得成功！切記，切記！」復令元彪、宦應龍領二百名兵，往力山埋伏。張順、張大勇領一百名兵，內選數十名善泅者，用原船裝至府江埋伏，俱授與密計。素臣自領碧蓮、翠蓮及飛卒二十人，各穿草衣，黃馬背上，繫縛旗幟，罩以草甲，由山北徑至仙人關來。

是夜五更，已至山足。夜自山足至關，俱懸崖陡壁，素臣俱於樹草中，攀藤附葛而上，夜裡盡力趨行，日間藏伏草中，窺伺各處，無人偵探，乘便而行。如此一日一夜，已離關不過五里。於二更到關，見關上寂然無聲，取出明珠來，四面照耀。不一會，見關內林木之上，飄起白絹號帶。素臣等繞至號帶邊，城上掛下長繩，素臣挽著，飛身上。碧蓮等接手俱上。難兒、虎兒接著，在前引路，把守關將士從睡夢中割下首級，連痛也叫不出聲。有逃出來，碧蓮等在外截住，不留一個，開了關門，放入黃馬，齊奔九層崖來。崖上有百餘軍兵，俱在堡房睡熟，堵門殺人，願降的便把繩捆縛，不願降者便都殺掉。將馬背旗幟解下，捆的瑤丁都扛出在崖，留下十名飛卒守住，令其望：「俟山南軍交戰，及我等已至峽後攻打，即於崖上遍插旗幟，令降瑤盡力吶喊，如不吶喊，即時砍殺。爾等十人，各執崖上鉦鼓，用力捶擊，以助聲勢。」飛卒令畢，即率碧蓮、難兒等下崖，望峽後殺來。素臣等至山足時，奚奇等已至峽，一路雖有零星營寨，並無兵卒，直逼古營、林峽等處。依著素臣密計：日間跑馬射箭，拋球打彈，歌唱飲酒；等到半夜，各持長竿，竿上聯掛草人，分執火炬，一齊點著，撐至崖前；背後軍士擂鼓吶喊，聲震山谷。峽上瑤兵，急發槍弩，割藤下石，石上草人身上，紛紛卸落，藥鏢毒弩，便叢集草人之身。前竿火盡，後竿繼至，瑤兵夜半於高崖俯視，火光耀眼，加以膽落心慌，怎辨得清？只認素臣令嚴，前兵打盡，後兵復上，盡數施放槍弩，割藤下石。到得天明，藤石槍弩俱盡；官兵將草人身上槍弩，兼以軍中利箭，如飛蝗般發去，瑤兵紛紛墜落。官兵乘勢，奮勇先登。一時之中，四寨俱破，追至峽前，盡力攻打。只聽炮聲起處，峽兵齊出，大狗居中，左有岑濬，右有黃驥、藍受貳、侯鄭昂領著一班敢戰瑤丁，齊齊排立。一員小將軍當先出馬，官兵看時，卻正是韋忠。小驢舞起雙刀，拍馬上前，迎住廝殺，鬥有數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韋忠喝問：「前日賭射，被你鎧裡藏身，逃了性命，今日還敢賭嗎！」小驢道：「你敢再賭，定難活命！」韋忠道：「前日是你先射，今日該讓我先射三箭。」小驢應允道：「再多射幾箭何妨！」兩馬跑開，韋忠拈弓搭箭，等到馬合，覷得親切，望咽喉上一箭射來。小驢也用咬法，把箭頭一口咬住。兩軍齊聲喝采。大狗撫掌道：「岑府之言不謬，真虧這小丫頭，須要活擒他方好！」

小驢馬望南跑，韋忠馬望北走，直至大狗面前，方帶轉馬頭，扣弦搭箭。小驢勒馬，迎著韋忠跑來，韋忠將弓弦拽滿，使盡平生膂力，忽地扭回身軀，望大狗喉中猛射一箭。大狗正睜著眼看小驢，又用何法避箭？猝不及防，急急閃避，已中面門。藍受貳一

刀劈殺岑濬，黃驥護打受貳。韋忠唸哨一聲，挽起長槍，小驪拔出雙刀，奚奇等齊聲吶喊，各舉兵器，一齊掩殺。侯鄭昂保著大狗，退入峒內去。韋忠等刀槍齊上，將受貳、黃驥雙雙殺死。瑤丁見土主被傷，本家將自相攻殺，人人膽落，奪路奔逃。忽見峒後九層崖上，豎滿官軍旗幟，前後擂鼓喊殺之聲，震地驚天，更自魂飛魄散。有的退入峒去，有的繞峒而走，有的懸崖而上，自相踐踏，跌落深崖，死者無算。官軍勇氣百倍，攻入峒去。大狗、鄭昂逃入內峒，閉門死守。

縣道韋忠射傷大狗，受貳如何不急救護，反殺起岑濬來？受貳本係大狗寵童，大狗的寡房妹子二猴，又與私通，出入無忌，便又做二猴的親丁。岑濬來投，受貳勸大狗殺之。大狗貪著岑濬家勢威名，要臣服他，以鎮壓苗、僮，反把二猴配與為妻。岑濬以奴看視受貳，受貳驕蹇慣的，如何當得，遂恨岑濬入骨。二猴因岑濬年老，不及受貳精壯，且自恃勇力，兼係土主之妹，以降人視岑濬夫婦，不和。一日，早起，岑濬見一苗女梳頭，發長委地，偷視片刻。二猴即其發。岑濬發怒，偏把苗女抱置懷中。二猴即與受貳入內，坐之膝上，岑濬解苗女之衣，摸其雙乳。二猴即脫受貳之褲，捏弄其陽物。岑濬大怒，令左右閹割受貳，左右笑而不應。二猴即令左右挖去苗女陰戶，血肉淋漓，安放岑濬面前。岑濬哭訴大狗，大狗道：「不癡不聾，做不得家公！我妹是這樣慣的，休與爭執！」自此岑濬吞聲忍氣，如坐針氈。受貳遂日思致死岑濬。到得韋忠逃來，岑濬因有一面之識，兼係岑■舊將，欲置黨羽自固；遂誇說韋忠武藝，勸大狗重用。大狗亦愛韋忠相貌，遂把幼女嬌鶯配之。嬌鶯年紀雖少，淫性與二猴無異，私通瑤丁頗多，卻貪著韋忠貌美力強，甚是恩愛。韋忠投降是假，且心在小驪，不特不禁其與瑤丁奚四調笑，並借端發怒，令瑤丁褫奚四衣褲欲加鞭撻，露出驢騾一般的偉物。嬌鶯瞥見垂涎，慌忙勸住，老著臉皮央求韋忠，要與奚四交媾。韋忠道：「我愛你非常，巴不得你快活，但恐當他不起，徒受苦痛。」嬌鶯淫心正熾，即擁奚四上炕。奚四本知道韋忠之意，公然交接。不料略進少許，以至開口流血。韋忠拿汗巾，一面替嬌鶯拭血，一面撫摸其牝，百般憐惜道：「我原說你當他不起，如今怎好？」嬌鶯道：「不防，待我過兩日再去捱他，少不得有快活的時候。」說著心裡感激韋忠，勝似生身父母，在大狗面前，百般誇獎韋忠的好處。大狗遂將韋忠十分親信，凡有說話，一句一聽，百求百從。當日，二猴聞知即來候問嬌鶯，要借奚四去一用。嬌鶯本不捨得，一來因自己暫不能用，二來平日畏懼二猴，便令奚四隨去。二猴牝戶極寬，雖非奚四敵手，卻得勉強容受。奚四輕輕款款，竭力細意奉承，二猴如獲至寶。自此，遂不與岑濬同住，自向內峒深處之處，一座密雲樓上，與奚四日夜廝守，去做那雨雲之事。連官兵攻峽，天大事情，俱付之不睹不聞了！韋忠受素臣密計，俟官兵攻破古營等寨，即力勸大狗出戰，故把大狗勸信，出兵迎敵。又因岑濬曾述其與小驪賭射之事，大狗似信不信，故見小驪出馬，即與賭射，乘使用計。大狗一心要看小驪避箭之法，遂中其計。受貳見韋忠反對大狗，則殺岑濬為有名，故且不及救護大狗，反先殺卻岑濬。黃驥見土主被殺，故與格鬥，卻成了鷸蚌相持，漁翁得利也。大狗、二猴，皆公猴與母狗相交所生，是一般的天生妖孽，勇力異常，矯捷無比。大狗似狗，故以狗名；二猴似猴，故以猴名。幼時為人所呼，叫出了名，嗣後竟不能改。大狗仗著勇力，又有二猴同志，遂為諸瑤雄長，佔據大藤峽數十年。出沒兩廣，殺官劫商，肆無忌憚，嘗夜入梧州，劫庫放囚，大掠城中，執副使周濤，殺訓導任璩，及家居布政使宋欽。陷南平縣，劫知縣印，殺典史周誠，擄其妻子。入藤縣，掠官庫，劫縣印，無惡不為。官軍屢次徵討，雖遠至調南京、江西、直隸、九江、兩廣諸兵多至十六萬，因峽頂九層崖高入雲中，下瞰數百里，軍情悉為所見，往往未至其境，即為所覆。有得至峽南者，又因山崖陡絕，弩石利害，加以大狗、二猴勇捷異常，無不致敗。岑濬來投，大狗自恃險阻，放心收納。各處險隘，添兵設守，準備廝殺。及探聽素臣至柳州，已將兵將盡數放散，馳驛進京，方把兵撤去。笑謂岑濬道：「也是文白的造化，他恃著屢勝之威，若知你在此，必來徵討，可殺他片甲不回，為汝報仇！」直至官兵忽然俱集，攻打山南諸寨，方吃大驚。及聞官軍跑馬射箭，歌唱飲酒，暗忖：文白果然足智多謀，他見各寨據險，攻之無益，故作此伎倆。一則伏兵營後，引我去衝突；二則令我懈怠，乘夜好來破寨。毒龍等一勇之夫，故致喪敗，卻怎瞞得我過？因傳令各寨，不可出一兵一將，俱更番休息。到夜須百倍小心，徹夜防守，俟敵兵近崖，即齊發鏢弩，割藤下石，傷死他一半兵將，便各寨俱出，拼力剿殺。自成大功。誰知夜間中計，把鏢弩藤石一時用盡，官兵攻破險要，直逼峒前。韋忠是夜將嬌鶯極力奉承，弄得死去活來，快樂無比，然後誇說自己武藝：「前日之敗，只因兵少勢孤，彼四面合圍，以致失事；尚被殺傷十幾員上將，突圍而出。今此峒兵多將廣，又據著險要，怎縮頭不出，被人恥笑！你須在父親跟前，一力保薦，管教一戰成功。一則顯出我的本事，長你威風；二則丈人數十年的雄名，不至減削也！」嬌鶯是個淫女，從未得此甜頭，又兼平日感他知趣，恩愛入骨；遂至大狗前極力慫恿。大狗也怕損了自己威名，兼聞岑濬誇揚韋忠武藝，也要親見其本領如何；復被愛女之言一惑，遂領兵出峒，以致此變。敗後，還恃著自己及妹的本事，內峒堅固，粟支十年，尚可死守。力山、府江，窟穴可憑，黨類足恃。傳令瑤丁無論男婦老幼，俱上城防守。速向密雲樓，請二猴出來商議。那知二猴因得了奚四寶物，日夜宣淫，已是疲乏，奚四知官兵已至，更取身邊吃剩的補天丸，日服一丸，盡力狠乾，弄得二猴連連丟泄，頭目森然，渾身癱化。瑤女們回頭出來，帳下兵丁無不膽寒。更兼韋忠那箭敷有毒藥，大狗傷處，疼痛非常，嚎叫不止，軍心大亂。再聽著峒前、峒後一片喊殺之聲，那裡還有固志！當不起奚四又作內應，開放黑圈，領著圈內囚禁的數百民兵，殺至後峒獻門。峒後官軍已經殺入，個個魂飛魄散，紛紛的開門跳城，抱頭鼠竄。峒前官軍，見峒後崖上豎起旗幟，知素臣等已破關而至，無不奮勇登先。守城瑤丁又俱逃散，登時攻破峒門，一擁而入。韋忠當先領路，直入大狗帳中。侯鄭昂逃避不及，被諸將剝為肉泥。大狗帶傷受縛。二猴束手被擒。其餘妻妾子女，一半逃至後峒，被黑圈兵民，截殺無存。

素臣傳令，將大狗、二猴梟首，發潯州府示眾。峒前所割的岑濬、黃驥兩顆首級，發田州去示眾。命奚奇、葉豪、吉於公將峒內財寶糧餉，衣甲軍器，及劫來印信等物，盡數入冊，封貯候令，在峒鎮壓。令華如虎、華如蛟領兵搜東，馬成虎、馬成龍領兵搜西，李全忠、葉世雄領兵搜南，易彥、韋杰領兵搜北。凡有投降男子，編入隊伍；婦女閉於空室；擄掠良民，不分男婦，釋放下山。米糧財物，軍器衣甲，盡數封貯。營寨柵欄，俱拆毀焚燒。險陰之處，俱要削平。搜查淨盡，不許一毫遺漏。將黑圈內兵民帶到勘問，勘出典史之子周先，送往南平，訓導之弟任濬，送往潯州，其餘都齊發下山。自率錦囊、韋忠、碧蓮、翠蓮，難兒、天絲、小驪、虎兒，領兵二百名，飛卒二十人，追趕餘賊。峽中賊獠，被官軍四面八方，分兵搜捉，逃脫的都四分五落的湊聚攏來，齊奔力山。素臣等在後吶喊追殺，自相踐踏，跌落崖谷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餘俱逃至力山，進了羊場谷，方要出口，前邊一軍擺開，攔住去路，元彪、宦應龍領著二百名生力兵，俱是大刀闊斧，奮勇砍殺。後面素臣之兵又衝殺上來，十停之中，有七八停俱死於刀斧之下。留下元、宦等兵將，及天絲、小驪、虎兒搜山，將力山賊人一併剿殺，所有寨柵，亦俱焚毀，其餘收降放擄，封糧平險諸事，俱照前令施行。自率錦囊、韋忠、碧蓮、翠蓮領兵二百，及飛卒二十人，向前追殺。賊瑤逃至府江，都是絕壁層巒，被追兵一逼，跌落萬丈深坑而死者無算，存留最矯捷者不滿百人，奔下山坡。素臣獨帶百名兵，令錦囊守住山口。賊等見江邊有商船停泊，便直奔上船，各持篙槳，拉雜撐擋如飛，開至中流。不防船底伏兵，掀篷而出，一陣砍殺，紛紛倒斃。有赴水逃命的，又被水底善泅軍士擒捉起來，更不曾逃得一個。素臣命重賞船家，回至府江。復留張順、張大勇、錦囊、韋忠、碧蓮、翠蓮等搜山，一切俱照前令。自己匹馬回峽。搜峽諸將，陸續繳令，所有橫石塘、油榨、石壁、大皮、仙台、花相、白竹、古陶、羅鳳、紫荊、木昂、藤衝、大坑、碧灘、羅淥等諸險要，俱經削平，呈上衣甲軍器，米豆谷麥各冊，及降卒男婦名口清折。素臣令將印信誥敕，公服器用等物，發還各府縣，通報繳銷；衣甲軍器，匯造一冊；糧餉扣出三分，存於峽中，餘亦匯造一冊，交右江道酌辦；財帛金珠，均勻搭配，分賞將士，以三十分之一，留於土豪、雲北諸公及在湖廣駐紮兵丁。設武靖州於峽內，兼轄力山、府江各瑤等，調岑鏞來權知州事，投降男婦，聽其發放。將內峒拆毀，改為州署；外峒即為州城。一切匾額宮殿，犯禁違式者，俱改換拆造。

部署略定，金硯自京而來，因跑急了，只把手指畫，卻說不出話。素臣知朝中有變，忙屏退從人，令其繞屋徐步，不使睡伏。不一會，神氣漸復，方上前跪稟道：「靳賊先料老爺不能平賊，與安太師勾通，要廢太子，立安貴紀五歲皇子為東宮；太子廢後，即發緹騎，來扭解老爺，進京治罪；治死老爺後，再舉大事。續聞老爺入廣，即掘陷坑，坑殺了四個毒龍，便改了算計，要就冬至這日，委太子去郊天，伏兵天壇，殺了太子，扶景王即位；再把景王除去。後接郎如虎飛報，說老爺用兵如神，已收復三府，殺人

苗峒，指日就可班師。靳直著急，與單謀商議，乘著山東巡撫奏報黃龍見於登州井中，勸皇上去看龍；又說蓬萊闕常有仙人下降，可求不死之藥；皇上聽信法王、真人邪說，說十一月初一日，有大羅天仙降於蓬萊闕，授皇上下不死之藥，及玉樞秘劍印等物，已於前月二十日出京，靳直與兵部尚書陳芳，中府都督王彩保駕。召景王至京監國，令其謀害太子，僭號稱尊。景王已於前月二十三日到京，占住舊皇太孫宮內，與太師結盟，要除去太子，擇日即位，尊皇上為太上皇，安貴妃為太后，立貴妃之子為太子，將來傳位與他。安太師與貴妃，俱怕太子即位，要替紀貴妃報仇，都已情願。虧著女神童奏知周太后，將太子連夜召入宮去，未得謀害。又力勸安貴妃說：『景王兇暴淫惡，把生身的太妃絕了衣食，生生餓死，棺柩從狗竇中卷出；逼淫都梁王妃，毒殺都梁王，壓殺馬太妃，械其媳都昌王妃入宮，強姦致死；種種淫惡，筆不勝書，斷無不背盟之理！他為藩王時，尚且如此肆行無忌；其於親母、叔母、胞弟、堂弟，尚且如此凶淫慘毒；若登大位，必且更甚！宮中后妃，必強逼姦淫，若不順從，必無生理！娘娘身且不保，能保弱齡之皇子！太子仁孝，以母事娘娘，雖因紀娘娘死得不明，時時哭泣。斷不因此而致行悖逆之事；俟皇上回鑾，以聖意諭使讓儲，必不違逆。即使違逆，亦可以聖旨廢之，名正言順，至安無危，莫出於此，怎反做此等至險、至逆之事！』貴妃感悔，盟未立成。靳直探知，又遣人力諫景王說：『騎虎之勢，必不能下；若不速除太子，大禍立至！』景王害怕，現要搜宮，誅滅太子。小的自進京去，即備乾糧，潛入靳監密室，伏於仰承之上，成日不出。靳監出京，又入景王密謀之所，又悄悄入宮探聽，這些事情，俱是小的耳聞目見，確實不過。故連日連夜，如飛趕來，望老爺即刻入京方好！」素臣吃驚，汗下如雨，立傳奚奇、葉豪、難兒、張順、韋杰、易彥進內，告知此事，令分兵而回。兼請吉於公為主帥，囑咐一番，如此如此。又囑金硯幾句。牽過黃馬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此地離京八千餘里，國有急難，須日夜盡力趕行；五六日之內，如得到京，當八拜以謝，誓不忘恩！望你不辭勞苦，不惜饑餓，勉力為之！」因取軍中乾糧裝一口袋，紮縛馬背，飛騰出峽。於十月初八日自峽起身，至十三日午後，已至京城。只聽彰義門紛紛傳說，太子已被景王縊死，十五日清晨即登大位。素臣猛吃一驚，大叫一聲，撞下馬來，死在地下。正是：

天雷劈腦骨成墨，利刃胸血噴紅。

總評：

砍掉頭顱再合，你說是彩話，亦是呆話，然出自虎兒，聲口正自合拍。素臣即此警戒，亦見誨人不倦之中。

間峒元則兼及岑啞，而毒龍之謀主盡收。紅孩兒則並逃岑濬，而猴狗之外援，絕韋道父子與苗事相終始法，則法王真人死，而景王被誅，靳監身敗，事有必至，理如固然，古今藉妖以成事者，往往為其所賣，可不鑒諸？

攻赤身則直逼田州，破田州則陰人大藤，兵機神速，猶不為奇，至身統數十軍而出險入隘，分撥了然，直無一伏虛設、一計不應，豈僅神速之謂哉！方之古來，覺諸葛街亭一役，猶至涕淚斬馬達，遜素臣一籌矣。

難兒乃土豪之女，虎兒為素娥之姪，二人親誼何從聯絡，乃以易容之故，而居然姐弟於軍中，真奇情也。細繹乃知作者本具天地橐籥造化，爐錘之手，故書中不夫妻而夫妻者屢矣，何姐弟之喬扮足云耶。

作者好為穢語，亦善寫穢態，不寫則已，寫則極情盡致，此篇描畫大狗二猴，幾令讀者目不忍視。不知非作者筆墨穢褻也，兵家貴能用間，素臣用兵之處無非淫人，故孽龍好淫則用奚勤夫婦，猴狗好淫則用韋忠奚四。以容兒媚其氏，即以誅景王；以奚勤為歡喜佛，即以滅倭奴。同是一副筆墨，推類言之，李又全之誅，且不惜帶活寶貝而親入其境矣。可見此書大旨，在乎崇正辟邪，而以間兵作奇兵，不得不以治淫人之法治之也，非此作用，則補天易容，安得遽目為天賜乎哉。

此時岑濬計窮力竭，往投大藤。以大狗二猴淫昏，豈足為濬之庇？即明示師，期素臣亦必成功，何以故弄狡獪，潛師暗渡耶。豈知猴狗之淫早經算計，非用二人為間，則猴狗勢合，而岑濬既與二猴為配，亦無脫幅之隙。困獸猶鬥，況窮寇者三乎？喚過吩咐如此如此，若以大軍繼進，則二人之來得無啟，疑計不得行即，勝負未可知也。故既遣二人為間，不得不為聲東擊西之謀，此之謂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。

韋忠、奚四同受素臣教令，其餘嬌鶯作腔作勢，姑可坦然處之，否則恐稍有人心者，決不能堪也。但彼此意會，你顧我我顧你，未免啞然失笑耳，正不知事定以後，繳令於素臣之前，當作何語。

密雲樓上與奚四日夜廝守，而官兵攻峽，天下事情都付不見不聞。寫淫人之性情如此，較之毒蟒越七日一遊宴，但以香燭跪拜，而不至日夜狼乾者，更下一層。故用引五根媽奚勤夫婦，越三年而毒龍始亡。用韋忠奚勤，不旬日而猴狗已死。然則若毒龍者，尤非好淫之甚者矣。

看到內峒堅固，粟支十年，乃知區區城狐社鼠未可輕覷，不用間計，雖官兵圍攻無即破之理。韋忠一箭，奚四放圈得手，正在此處。行三軍者，當反覆思之。